



元末乱世中的两位无为州守

何章宝

元朝末年,农民起义风起云涌,当时的无为州扼守长江水道,属于战略要冲,兵家必争,朱元璋和陈友谅多次在此用兵,反复争夺,使得无为州处于风雨飘摇和社会动荡之中。《无为州志》记录了元末两位州守:夏君祥、董曾。他们在动乱和危难中挺身而出,为民纾患,视死如归,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,当载入史册,为人铭记。

夏君祥:名字写在古城墙上

元至正十一年(1351),徐寿辉在蕪州起义,无为州庐江赵普胜积极响应,他以巢湖为根据地,发展水师,配合红巾军攻下了无为、池州、安庆等地。两年后,徐寿辉天完都城失守,赵普胜退回巢湖,结寨自保。

推为城主。在这样的形势下,无为州推举夏君祥作为城主,招募乡勇,自保城池,且受巢湖水师的赵普胜节制。《无为州志》记载:“夏君祥,字天瑞,本州人。值元季兵起,以材武信义为乡里所称,推为城主。”至正十七年(1357)九月,陈友谅杀了倪文俊之后,已经控制了天完政权。其后两年间,天完政权已囊括两湖、江西、安徽大部及四川、浙江、福建一部,疆域之广前所未有。无为州亦被陈友谅占领。

至正十九年八月初十,公元1359年9月2日,朱元璋命元帅朱文逊、秦友谅率兵攻打无为城,夏君祥率众归附,无为州归属朱元璋。仍命夏君祥担任州守,修缮城池,训练士卒,加强防备。他忠于职守,秉公执法。他有一位姻亲犯了法,应当加以惩处,他毫不留情,直接将其编入戍守城关的

队伍之中,令其将功赎罪。他类似做法还有很多,因而得到了百姓的信任和拥护。

修缮城墙。据记载,无为旧城在花家疃。隋开皇元年,始置无为镇。北宋熙宁三年(1070年),两淮用兵,始筑城墙。从王安石《寄元为军张居士》诗中的“月城”(城门外用以遮蔽城门的小城)理解,当时已有城门且安排人员看守月城。其后米芾为无为军守,主持修建了南门九华楼和东门明远楼,题写匾额,并写下《重九会郡楼》一诗,可见其时无为城墙具备相当的规模。宋末元初,南宋降元大将刘整率兵攻打无为城,忧愤而死于城下,留下一句“善作者不必善成”的感慨,可见当时城池坚固,足以阻精锐之师。

至元末,城墙颓圯,夏君祥成为修建无为城墙的关键人物。《类书集成》记载:“元末,土人赵普胜据之归明,后即命为守御,檄知州夏君祥督葺,城始成。”但这个记载有不准确的地方,赵普胜未曾归附大明;而且,夏君祥修缮城墙是至正二十三年(1363),其时陈友谅已经杀害赵普胜。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朱元璋令知州夏君祥修缮城墙。

夏君祥所修城墙环绕今天的环城河内侧,周围九里三十六步,高一丈二尺,址宽七尺,上广四尺;东引华林大河为濠,深一丈,宽五丈九尺;城门六。其后城墙亦遭毁坏,至明代为防倭寇进犯,重修无为城,城墙的长度没有变化。明代嘉靖年间,倭寇来犯,听闻无为城墙高筑,立即退避,使得无城免遭兵燹之苦,这也是州守夏君祥劳苦功高的地方。

夏君祥,终老于家,子孙散居城中。

董曾:忠魂徘徊在无为江畔

绍兴俊杰。董曾,字贯道,绍兴新昌雪溪人,擅书画,通经史。元末方国珍起事,占据了新昌县城,招董曾为官,他没有答应,反而为躲避方国珍,隐居东阳山中。后来朱元璋至金华,对他以礼相待,让他住进礼贤馆,请他纵谈天下大事,君臣愉悦,授无为知州,其时当在1360年之后。

从近年发现的资料看,董曾最令人称道的是他作《天姥山赋》一文,对李白著名诗篇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天姥山具体位置做了精准的考证,详细介绍了“表乎东南实为新昌”的天姥山的地理位置、山水风光和风土人情,展示了它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,这篇文章沉睡600多年,是董族后人董必时先生最近整理出来,具有很高的文化、旅游、考古的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。他和安徽当涂名士陶安十分亲近,多有诗词酬赠。陶安律诗《寄董贯道》前四句写得情意深切:“十年不见董贯道,一书忽到金陵城。越山带雨生秀色,江月照人知此情。”陶安另外一首《寄董贯道》从内容看,极有可能是董曾担任无为州守时写给他的,后四句是:“准邑士民求世治,湖田蟹稻得年丰。有才且莫哦松下,誓力经营早进功。”这首诗有两个信息值得关注:一是元代末年已有稻田养蟹;二是写董曾来到“准邑”,应该就是无为,因为董曾最后死难于无为。

沉江死节。董曾接替夏君祥担任无为州守,表现出了治理郡县出色

的一面,《明高祖实录·卷十二》记载:“曾之守无为也,招集流亡,使各复业,州民安之。”

他在担任无为州守为期不长的时间里,正是陈友谅和朱元璋决一雌雄的关键时期。1363年4月24日,陈友谅率率大军,以楼船之利围攻南昌,遭到了守将朱文正、赵德胜的顽强抵抗,历时85天,未有寸土之功。在进攻南昌期间,陈友谅见一时难取,便暂时休兵,派兵顺江而下,吉安、临江、无为州相继被攻下。

无为州失守,董曾被擒,陈友谅部下对他软硬兼施,希望他投降,但是他志贞不屈,骂不绝口,至正二十三年(1363)端午那一天,被沉江杀害。《无为州志》记载:“世传泥汉口即曾遇害处。”他在无为州所写一首《濡须坞》既有雄心,又含悲情,似乎一诗成谶,像是他的绝笔。诗是这样的:

龙虎相争志不侔,濡须旧坞使人愁。丈夫不学曹孟德,生子当如孙仲谋。

七宝山开红树晓,巢湖水共白云秋。登临不尽英雄恨,万里长江天际流。

诗中的“七宝山”在今天石洞境内,旧时谓之西关,与东关濡须山相对。他在诗中借称赞孙权的英雄业绩,抒发了光阴易逝、壮志难酬的感慨。

董曾至无为州,代夏君祥为州守。他遇害后,夏君祥又接过他的重担,率领兵民筑起高高的城墙。城墙外,朱元璋的大军匆匆走过,迅速解除了南昌之围,并在九月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。



寒夜长,灯火亲

马俊

我上小学的时候,家里住的还是那种很低矮的房子。房子是木格窗的,窗子上面糊上白纸。冬天的时候,北风打着尖利的呼啸,吹得纸窗“呼啦啦”作响。那时候家里经常停电,我们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。简陋的屋子,散发着古旧泛黄的光芒。色调虽然昏暗,但足够温馨。

天寒地冻,冬夜漫漫,日子显得有点难熬。不过,父亲每天晚上都会安排我们做点事。有时搓玉米粒,就是把玉米棒子上的玉米粒用手搓下来。那时候没有机器,一切都是手工来做。或者剥花生仁,家里的花生丰收了,需要卖掉一部分。父亲发现花生仁比较好卖,就让我们提前剥出来,他再带到城里卖。还有一年冬天,母亲从邻村找来糊纸盒的活计,到了晚上就招呼一家人糊纸盒,这样来挣点小钱补贴家用。

寒夜深沉,炉火就在不远的旁边。虽然烧得很旺,因为屋子漏风,还是显得有些冷。母亲说:“干活啦,干活啦,干起活来就不觉得冷了!”她一边说着,一边把凳子摆好。我们围坐在一圈,中间摆着要做的活计。父亲收拾着“场地”,仿佛摆开阵势一般。母亲手脚麻利,一会儿工夫就糊了一堆纸盒。我和哥哥也赶紧凑过来,加入到劳动之中。

我们一边干活,一边聊天。那时候没有电视,聊天聊得无话可说的时侯,我们最好的娱乐活动就是讲故事。母亲最喜欢讲牛郎织女、王母娘娘之类故事,父亲则把从收音机里听来的《三侠五义》或者《水浒传》的故事讲给我们听。我们家的人性格都属于比较安静

的,所以屋里的氛围始终是平和的。夜色深深,父亲和母亲的话语声缓缓流淌着。

有时候,我们都不说话,只听到大家做事情时发出的声音此起彼伏。细微的声响,在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每个人都埋头做事,时光静静地流逝着,仿佛能够听到时光游走的声音。这样的印象,我家人闲坐的时候很少,我们多半都会做点事情。虽然没有闲坐,但依旧让我们感到灯火可亲。尤其是在冬夜,屋外寒风呼啸,屋内温馨弥漫。昏黄的煤油灯,散发着暖暖的微光。天地寒,围坐暖;寒夜长,灯火亲。

劳动结束后,父亲和母亲收拾场地,母亲还会清点一下我和哥哥的劳动成果。我和哥哥都很兴奋,不停地说着笑着,屋子里显得热闹了起来。炉火上烤着红薯和花生,劳动结束的时候已经熟了,香气四溢,正好用这些美食奖赏我们。这些美食带了奖赏的色彩,显得格外美味。父亲和母亲很少跟我们讲大道理,不过他们用身教的形式告诉我们:人活着的根本是劳动,只有劳动才能获得生命的充实感和愉悦感。

漫漫冬夜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干活的场景,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。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夜晚,感受到的却是温暖。寒夜长,灯火亲;人生短,亲情暖。



老日历本

闫立新

有了手机,看日期查时间都很方便。但在我们小时候,想要知道今天是哪一天,就得去翻家里的日历本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每到临近岁末时,父亲才会去街上的小摊位,挑选一本合意的日历本。回到家后他还会很有仪式感地把日历挂在墙上位置显著的地方,好方便进出门时一眼就能看到。

那时的日历本封面大多是“连年有鱼”、“福星高照”等等,喜气而朴素。我母亲不识字,但能看懂日历本上的节气和传统节日,端午的前几天,她会采来叶瓣肥大,青嫩的粽叶,为我们包上清香可口的粽子;冬至节那天,她把猪肉和红萝卜剁碎,搅拌成鲜美的馅,为一家人煮上一锅热气腾腾、可口的饺子;更会在除夕夜,为全家人准备好一桌丰盛的团圆饭。



差距

鞠志杰

小区里有两个烧饼铺,一个在南,一个在北。南面的老板五十岁上下,老实巴交不善言谈,每天专心致志地做着烧饼,十多年来一直如此。北面的老板三十岁上下,哥长弟短的见谁都亲。而且,他还把店铺搬到了电商平台上,每天早上在他店铺门口排队的外卖小哥比顾客还多。不用说,他的生意比南面的要好许多。

因学习需要,我准备打印一本资料,一共537页。到街上打印店询问,店主说,最低0.3元一页,一共是

161.1元,抹零,给160元吧。自然是嫌贵,没打印,回家跟孩子说了此事。孩子听后找了一家网店,谈妥,0.08元一页,总计42.96元,加上快递10元,一共53元。一星期后,我收到资料,欣喜。不禁感慨:这差距也太大了!

没有比较就没有差距,时代在发展,有人与时俱进,有人却在原地打转。实力上有差距,只要方法得当肯下功夫,假以时日还有赶上的机会。思想上有差距,不适应时代潮流,不敢创新谋求突破,恐怕一辈子也追不上。



各司其职

周文静 撰



写总结

唐颖中

时至年底,这天下午,我正聚精会神地伏在办公室电脑前写单位的工作总结。

这时,赵科长推门进来了,站在我身旁说:“在写总结吧,可别把我们科的成绩写漏掉了呀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!”我说:“你放心好了,不会漏掉的。”他有点不放心似地伸长了脖子朝着写好的材料上瞅,瞅的正是他科里的相关工作,于是拍拍我的肩:“嗯,是这样!”赵科长干咳了两声,笑嘻嘻地走开了。

我继续敲着键盘往下写。

蓦地,背后有声音:“罗,这地方我看得加一句比较妥当些。”我回头一看,原来是李科长手端着茶杯悄然站在我身后,瞅着屏幕上的总结说话呢。他指着屏幕上一段文字说:“罗,就这儿,加上一句该科”积极主动履行职责,雷厉风行……”于是便按他的意思给加上。李科长呷口茶,笑呵呵地走开了。

一会儿,张科长进来了,她径直走到我身旁,说:“写总结呀主任,这一年我们科也没少做工作哩,多给美言美言啊。”我抬头朝她看了看,她用胳膊肘抵了一下我的肩:“替我们科好好写点份量噢,我表弟最近承包了一个鱼塘,你不是喜欢钓鱼吗,有时间我带你去钓,好吧!”我笑笑:“好的、好的,张大姐。”张科长拢了一下秀发,笑盈盈地走开了。

忽听身后手机声响,我扭头一看:耿副局长一边接听手机、一边进了办公室,通完话,长嘘一声:“唉!真是忙死人哩!”见我在写总结,便自语道:我分管的那一块工作今年真的是扯皮事利多,工作量大,唉,总算完成了目标。你看我,忙得头发都没时间理,老婆数落我三次了。我停住打字的手,冲着耿副局长笑了笑,我很愿意他话里的话呢。

下班了,当走近一巷口,见两人在下象棋,周围正聚着一群人指指戳戳,有的叫这么走棋,有的嚷那么走棋……我看着,不由心想:我写总结,不恰如这下棋的人么……



冬日大桥

潘璇 摄



秋来果熟花又开

彭新平

先是满树果,紧接着是满树花,有时还会出现“花果同株”的盛景,除了油茶树,农村长大的我暂时还想不出别的什么树种。油茶花不是开在春天,她是闻着秋天油茶果的香味,踩着油茶果的后脚跟赶来的。油茶花有着油茶果淡淡的清香,还多了一丝蜂蜜的甜味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虽然农村生活条件很艰苦,但是处处都是我们这些山里孩子的天然游乐场。我们可以在大自然中无拘无束、无忧无虑的尽情玩耍。

仲春四月茶芭香,清明未到,我们就开始爬家乡洞中的独岭山去找茶芭。茶芭未成熟时是褐红色或者黄绿色,成熟后会自然脱去表面那层皮就成了白色,这时的茶芭才清香脆甜爽口。如果运气好,还能采摘到肉嘟嘟的茶耳,茶耳比茶芭更脆、更甜,口感也更好,自然我们更是高兴。小时候没有现在的孩子们那么多的零食吃,我们能采摘到茶芭,那已经是可以一饱口福、倍感幸福的乐事。

每到寒露时节,独岭山满山油茶林的茶籽就成熟了,村组都定在寒露节当天上山采摘茶籽。那天整座独

岭山人声鼎沸、好不热闹,人们手上不停地采摘茶籽,鼻间充满着茶籽的清香,脸上洋溢着的是更是丰收的喜悦。

等到村民摘完了整座独岭山上的茶籽,我们小伙伴就会成群结队,上山去捡摘茶籽。油茶树韧性强,大人上不去的树枝,则由我们这帮小猴子在油茶树上爬上蹿下、大显身手。油茶树下我们自然也不会放过,地下不仅能捡拾到茶籽还能捡拾到裂开了的茶籽仁。捡拾回来后,母亲就把茶籽摊开、晒干、挑选去壳。要是自家捡拾得多就单独送到榨油房去榨油,要是捡拾得少,就两三户合伙去榨油。油茶籽榨出来的油是淡黄色的带着油茶的清香,那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清香。每每吃着母亲用我捡拾回来的茶籽榨出来的茶油炒菜时,我的心中很是自豪。

秋末初冬,独岭山上刚采摘完茶籽不久,好事又来了,油茶花又赶集一般争先恐后、次第开放,有时还会出现油茶花与茶籽同时挂满一树的盛景。油茶花洁白的花瓣,金黄的花蕊,一阵清风吹来,花随风摇曳,阵阵清香夹杂着丝丝甜味扑鼻而来。遇上好天气,

我们便会折断几根鲁其抽杆秆芯做吸管,再爬上油茶树坐在树杈上,用鲁其管插到油茶花的花蕊里,吮吸着那一朵又一朵花蕊里甜甜的糖水汁,在很少有糖吃的年月,那简直就是我们童年时的最爱。

小时候,我曾经被油茶树“花果同株”迷惑了好久,当季节进入原野满目萧索、百树纷纷落叶待春的时候,油茶花却在此时迎着秋末初冬的暖阳绽放。我想着刚摘去茶籽便又开满油茶花,这到底是花孕育出来的果实,还是果实招引来了花儿呢?

后来,母亲告诉我,油茶花儿开,收获在来年,今年开花,来年采果。油茶树从开花到茶籽成熟需历经秋、冬、春、夏、秋五季近十四个月的云滋雾养,历经五季风雨酷暑,才成就自然界罕见的“花果同株”。

长大后,我才顿悟:其实做人也和油茶树一样,设定目标后,不能只是看着脚趾头前,急于得到结果。有时,虽然眼前可能不会有明显的收获,但只要你能耐得住寂寞,守住了初心,在经年累月不懈的坚持下,你的生命之树也一定会像油茶树一样挂满累累硕果。